

海笑

# 白色的诱惑

Bai Se De You Huo



责任编辑：伊文春杰  
封面设计：海涛延宁

**白色的诱惑**

Bai se de you huo

海笑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 4/16·插页2·字数180,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

ISBN 7-5317-0336-X/I·337 定价：3.70 元

## 引 子

小E被一副锃亮的不锈钢手铐“当”的一声铐走了。

这消息，若在国外，当天的晚报上就会披露出来，最迟第二天见于日报，标题字不会小于5分的镍币大；可是在国内，新闻不讲究“新”，而注重一个“稳”字，左审右审，没有三天时间别想登出来。

不过，省城大兴公司总经理兼江湖市群益公司总经理的刘长太，却在小E被铐走一小时后便得知了确切的消息。

他很不满意来报信的人气喘吁吁、慌慌张张的样子，瞪了那人一个白眼，不紧不慢地问道：“听说他是什么罪名被捕的？”

“流氓罪！小E看中宾馆里一个漂亮的小姐儿，今天下午把她带到房间里，刚动手，那个小姐儿叫喊起来，随即公安局的人就出面了！”

刘长太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圈套，圈套，他们肯定想以此为突破口，捞到一点什么别的稻草！”他嘴里不说，心里骂得七佛出世二佛涅槃，“妈的，看了我们公司做煤炭、木材、钢铁生意赚了一笔钱就眼馋煞了，马上就想变着法子来整我们呀！哼，瞎了你们的狗眼，有本领的来吧！”

“对，对，刘大哥你剖析得对！”

刘长太对那些低级的拍马者一概称之为“跟屁虫”而不屑一顾，他没再理来人的碴，独自思索一会才吩咐道：“晚7点，叫小陆、老吴到我这儿来一趟！”

来人心领神会，连声“嗯嗯”地走了。

第二天，刘长太便果断地扔下省城一大摊业务，坚定地上了路。

目标——江湖市。

那里有他正在蓬勃崛起的新事业，他早就预见到省城并非唯一的宝地，他得建设第二块、第三块根据地。

一辆乳白色的高级皇冠车沿着国内来说还不太多的一级公路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急驶而去。

江湖市得天独厚，东有山西有塔，南有湖北有江，物产丰富，风景如画，虽不能夸为甲天下赛天堂，却也名闻遐迩；交通也很发达，沪铜铁路虽不经该市，而在其以南50公里处穿过，但江湖市有一条一级公路与沪铜线上的枢纽城市B市相连接，水运却是四通八达，面江通海还能通达大洋彼岸；在十年内乱中被砸烂的一所文科大学最近又恢复招生，另外两所蚕桑专业学校和护士中专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种种有利条件，加上江湖市的工农业生产这两年早超过30亿元以上，因此去年被国务院列为新开放的城市。从此，建设的速度加快，高层建筑象雨后春笋般地耸立起来，还有许多新的建筑又在破土动工，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奠基仪式。公路上运输建筑材料的卡车、三轮、板车、车拖络绎不绝，到处都能听到汽锤声、锯齿声、搅拌机的轰鸣声，30平方公里的市区几乎成了一个大工地。

在市内许多条街道中，最繁华的要数五星大街。这里有全市最大的百货公司、土特产公司、江湖商场和银行、邮局、宾馆、餐厅、剧院、电影院，有点狂劲的年轻人们戏称这儿为江湖市的王府井大街（北京）、南京路（上海）、观前街（苏州）、崇安寺（无锡）或者南京的新街口，又因这两

年江湖市出国留学、观光的人也与日俱增，凡去过英国的称这儿为伦敦的哈罗茨大街，凡去过美国的，都戏称这儿为纽约的百老汇，凡去过日本的，又戏称这儿为东京的银座。1986年的初夏，一座乳白色的10层大楼在五星大街上耸立起来，这屋顶是茶褐色的琉璃瓦，屋身除了一层高级的白色油漆，连门窗都一律漆成乳白色，远看就象一朵鲜嫩的蘑菇，在这一条尽是青色、黑色、红色建筑的五星大街上，确是与众不同，气度非凡；近看更是光彩照人，而且能看清底层一楼的遮阳平台上横立着苍劲有力的八字大招牌，“群益五金电器公司”，字大如斗，表面都贴了金箔纸，太阳光一照，闪闪发光。从10楼到2楼的正中处则又竖立着“高级江湖宾馆”六个大字。入夜霓虹灯发亮，愈发诱人。凡路过五星大街的，至此莫不驻足观望，细心的人至今还能找到那天开幕典礼鞭炮齐鸣时的纸屑，记忆犹新的人还能想起那天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人们注视一阵后，无不在心底生出一个渴望：这公司的负责人是谁，这高级宾馆的经理是谁，他们哪来的通天本领，在这繁华之区，弹丸之地过去最有争议之处，以最短的时间造起了这么一幢漂亮的大楼。

以“群益”的名字命名公司，顾名思义应该是以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宗旨，然而群众却从这儿买不到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油盐酱醋，只有到这儿来买一张张具有魔法的白纸条，然后再凭这些白纸条到指定的仓库、厂家提取市场上缺少的紧俏货，尽管付出的代价很大，但人们只顾眼前的一些实惠，已顾不上去研究这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于群众了。

这天上午，约莫10点左右，一辆乳白色的皇冠小轿车自省城驶达江湖市。

“车子开慢些！”

摊手摊脚、舒舒服服躺在后座的人头也没抬地吩咐着驾驶员。

能跑80码、100码的“皇冠”立即降速到20码。

躺在车内象一个“大”字的人，从后座上翻身坐正，变成了一个“人”字，他瞪大眼睛向前望去，远远地便看见他那座白色的大楼。白色的大楼在这一个区的低矮的建筑群中，犹如鹤立鸡群，大大高于一般建筑的楼房，就象一个白色巨人被一批小矮子团团围住，那金光闪闪的东西，一定是他们公司的招牌了。

“太慢了，再开快一些！”他又发出了不容违抗的命令。当他欣赏过他的白色大楼的雄姿后，他便喜不自禁，真想一步就跨入那座大楼里去。

乳白色的皇冠响起催人让路的喇叭声，这喇叭声与众不同，两长一短，两短一长，接着便嘎然停于群益五金电器公司1楼伸出的遮阳台前，还没等驾驶员把车停稳，立即就有人从公司的落地玻璃门内窜出，迅速地跑上前去拉开车门，毕恭毕敬地立在车旁，等候着车厢里的贵客下车。

贵客终于走出来了。他是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身穿一套乳白色的毛麻混纺西装，脖系紫红色的绸缎领带，脚穿一双棕黄色三接头火箭皮鞋。他走出汽车后，随手很有气派地“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走上人行道。这儿的人行道

与前后的人行道并不成直线，而是凸出在大街上，因此来往行人很多，你挤我拥，还有被乳白色高级小轿车挡路而走上人行道的自行车，这时，大家一齐把目光投向了这一位气宇轩昂、服饰华美的青年人。

候在车门口的公司雇员在他走出来的一刹那，就小心翼翼地问了好：“刘总经理，你好！”

刘总经理只随便地嗯了一声，冲他点了一点头，然后便双手叉腰，站在大楼门口，仰起细长的脖子，眯起一双眼球有点上吊的双眼，从10楼直扫视到1楼，欣赏着他这精心设计的杰作。

近看比远看又是另一番气派，10层白色大楼就象一座丰碑屹立在他的面前。许多自称精明能干的人其实都没有他会算帐，他虽然花了7台彩电、5台冰箱、3台录音机和2套组合家具的代价却换来了工期提前两个月竣工的成绩，这两个月的营业早就把那些感情投资款收了回来。大楼全是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门窗，给人一种神圣和神秘的感觉，那高悬的金字招牌，每一个字都有一米见方，这在首都和省城不算稀奇，可在江湖市却创造了历史的第一。从眼下每个房间空调设备滴水的情况来看，他能判断出营业水平不错，至少也有八成以上的生意。

他得意地笑了，把那双笑眯眯的眼睛停留在宾馆4楼的最东边一间卧室的窗口，就不再转动了。那窗口的阳台上摆着一盆开了两朵白色的玫瑰花，这白玫瑰在江湖市也属稀有之物，它不象市花桂花那么普遍。刘总经理似乎已经嗅到白



玫瑰花的香气，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顿时，眼角和嘴边都露出了鱼尾形的皱纹，这是长时间夜生活不客气地在他年青的脸上留下的无情印记。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可刘总经理一笑，却反使他比实际年龄要看大许多。这时，从那豪华气派的公司里又走出几位年青的雇员，他们都一式的西装革履，走在前面的几个穿淡咖啡色的西装，走在最后一名穿桔黄色的，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刘总经理问好，众星拱月似地簇拥着他向公司里面走去。

刘总经理对下属一概点头称好，握手示礼，只有对穿桔黄色西装的副总经理贾强才眯眼一笑，紧握住他的手不放，“老贾，一切都好吗？”

贾强比他矮一个头，和他站在一起，便把自己那套质量不错的全毛西装比了下去，他立即意识到从现在起，他必须时时刻刻处于从属的地位。所好他对这句含义无穷的习惯问语早就作过精心研究，这话既包含了总经理对营业事务的关心，也包含了总经理对几位重点雇员情况的询问，其中当然少不了那位年轻的女性雇员。再有便是对公司上下左右关系的担心，他微微一笑，信心十足地答道：“好，一切都好！”

“嗯，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刘长太摸出10支装的银盒，取出一支高级的“登喜路”牌香烟递给贾强，以表嘉勉。

贾强连连点头，正想掏出打火机，刘长太已掀响了进口的感应式打火机，“嚓”地一声先点燃自己的香烟，然后又

顺手递给贾强。

贾强受宠若惊，一迭声地表示感谢。

刘长太这一些潇洒飘逸的动作都被一个躲在旁边的姑娘窥视在眼。

就在他们并肩走进落地玻璃大门的一瞬间，一位长头发，身穿时新短袖衬衣，下身包着一条紧紧的牛仔裤的姑娘悠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含羞藏娇地问候道：“刘总经理，你好！”

一股甜甜的香味立即迷漫开来。

刘长太一张四方形的大脸上顿时春风荡漾，伸出大手把那一只细嫩娇美的小手握在手中，然后紧紧地一握又一握，便再也不肯撒手了。他冲她神秘地一笑：“我很好，雪芬，你呢？”

他只看见她又娇羞地一笑，小巧的嘴巴蠕动了几下，还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她又悠地不见了。大概刚才他的手稍一松，她就象一只受惊的小鸟似地飞走了。

她这若即若离的态度，使刘长太越发着迷，他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便跟着贾强走进铺着绿地毯、开放空调的豪华休息室，两人落坐在沙发中开始了促膝长谈，有情况，有信息，有数字。

一位女服务员进来送冷饮，送热毛巾，贾强便立即刹住话头，不耐烦地对她说道：“放在这儿，你出去吧！”

女服务员吓得连忙退了出去。

刘长太却满意地一笑，放下香烟，用热毛巾擦了擦脸，

不在意地问道：“上一个月营业情况如何？”

贾强挺神秘地伸出一个手指，轻声轻气地说：“营业额第一次突破百万元，估计净利润可达15万元左右。”

刘长太大大咧咧地“哦”了一声，把半截头香烟揷灭在烟缸里，搓搓双手，象个大首长表扬下级：“好啊，干得好呀！交通运输有什么问题么？”

贾强说：“问题有一点，不大，最后全靠彩电、冰箱才开了绿灯！”

“好，干得不错！”

刘长太这副大模大样的态度，使贾强又想起了一年前和他的邂逅相逢。

和刘长太的相遇相交，使他跨进人生一个新的历程。那次一个朋友拉他去参加一个公司订货会议上组织的舞会，正当他与一个漂亮的舞伴翩翩起舞时，突然进来一位身穿白色西装，英俊潇洒的青年人，会场的人无一不被他吸引住了，录音机突然停播，不知是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接着便响起了一片掌声，贾强的漂亮舞伴在他的耳畔轻声嘀咕道：“啊，刘公子来了！”他大为吃惊，什么刘公子，他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孤陋寡闻被漂亮的舞伴好一顿奚落嘲笑。从她的嘲笑中，他才知道刘公子名叫刘长太，是前任省委刘副书记的四公子，是省城一家大兴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据说在首都京城也有一批通天入地两肋插刀的哥儿们。因此他的活动能力极大，可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贾强见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儿子们个个都涌上前去和刘长太打招呼，看他们那

副热火的劲头，他觉得自己顿时矮了半截。

过去，他总认为自己的做过局长，做过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爸爸，已经是一个不小的高级干部了。他靠了爸爸的力量没下乡插队，进工厂后不久便以工代干做了政治处的干事，后来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却很容易地上了夜大学，拿到了文凭，在干部要“三化”的浪潮中，他又被安排到副厂长的位置上。他曾认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而现在和刘长太比较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于是，他央求市长的儿子朱玉龙作了介绍。刘长太是个一见就熟的人，一边热情地拉着贾强的手，一边大大咧咧地说道：“我爸爸常提到你爸爸，你爸爸在部队里呆过吧，做过营长还是连长吧，哦，现在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好，很好，我们交个朋友吧！……”

于是，他们相识了。

于是，他跟定了刘长太，来到了群益公司。

今天，他见刘长太情绪很好，在汇报过工作以后，又多说了几句：“总的来说，我们‘群益’的情况不错，牌子已经打响。昨天市基建局还来了两个人，到我们公司左看右看，好象对我们的建筑很感兴趣。”

刘长太立即警觉起来，因为这块地皮和白色大楼都是人们有过争议的话题，便不客气地打断贾强的话：“两个什么人，他们看了些什么，对哪些感兴趣？”

“哦，没有什么了不起。昨天我正好在门市上，见进来两个人，并不洽谈生意，只是东转西悠地看我们的豪华大

厅，看我们的铝合金门窗，看我们精致的屋内结构，我问他们是哪里的，他们说市城建局的，因为没来过我们大楼，只听人家介绍这儿的建筑别具一格，所以专门跑来参观的。”

“没问他们的姓名，没看他们的工作证！”刘长太斜睨了贾强一眼，他觉得中小城市的公子哥儿们，尽管在当地转得动兜得开，却缺少大城市里那帮哥儿们的气派，平时好象聪明伶俐，心眼儿不少，到了要紧关头，还是泼不起来杀不出手。贾强在江湖市还算有才干的一个，是他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百里挑一的人物。他对他基本信任，不过也略有保留，只是后来贾强替他出面，把刚才露过脸的雪芬小姐安排住到了他的隔壁，使他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俘获一个姑娘的心，他才对贾强毫无保留地投了信任票，把江湖市的业务大权都付托与他。他从过去每周来住一两天，改成十天半月来住一两天。谁知贾强这小子竟会轻信两个市城建局的人是来参观取经的。他才不信呢，哼，说不定根本不是城建局的人，而可能是公安局的便衣，是为了小E的事，还是为了另外一件事？他就很难判断了。

他在省城就看到一封江湖市的人民来信，揭发他刘长太违章建筑，嘿，莫非这两个家伙就是那封人民来信的作者？他越想越气，又点燃一支“登喜路”，这次他顾不上请贾强抽一支了。他猛吸一口烟，又吐了出来。嘿，如果让他亲自碰到这两个家伙，他非把他们轰走不可。他倒不怕这两个家伙来“参观”，而怕躲在后面捣鬼的人，他听说市里领导人曾经议论过他的这座白色大楼，大多数的支持、同意，个别

的摇头、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新上任不久的钱之真市长。哼，他才不怕他什么市长书记呢，更不怕他们派人来调查，笑话，有种的就来当面较量一番，别鬼鬼祟祟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使坏！真正使他担心的还是小E那一边的事情啊！

他的情绪由好变坏，由热变冷，眼角边的皱纹变得更深，嘴角边的皱纹变得更多。贾强看到他的这种变化便心惊肉跳。刘长太这个人真难侍候啊，使他忽然想起“伴君如伴虎”的这句老话。他平时笑呵呵，发起火来象老虎，声色俱厉，冷嘲热讽真叫人受不了。两个月前，贾强在安排工作人员住宿问题时，把外地来公司工作的张雪芬安排去住一个小旅社，刘长太一拍桌子，吼道：“笑话，我们公司的人去住小旅社，这是出自己的洋相，丢自己的丑么，不是我说你们，你们就是小里小气，缺乏开拓者的气魄！”后来刘长太让张雪芬住进了江湖高级宾馆，以后又把她调到与刘长太住在同一层楼，最后让她的房间挨着他的房间，他才满意地笑了：“这才对么！”现在，刘长太说变脸就变脸了，贾强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也不知他到底为那桩发火，连忙解释道：“刘总，你放心，我看那两个人倒是真心诚意地来参观的，他们一口行话，临走时，他们还说回去要建议领导来总结一下，我们建筑高速度高质量的经验呢！”

刘长太喝掉半瓶冰冻可口可乐，把剩下的半瓶重重地撂在茶几上，冷笑一声：“好呀，叫他们来总结呗！”

瓶底重重地猛击在茶几上，溅起两滴可口可乐，一直飞到贾强的脸上，贾强一动不动，擦也不擦。

## 二

对贾强，刘长太虽经过考验，还没完全吃透，不象已经经过反复考验的小E；就是对小E，他还得提防一着，何况对贾强。

想起小E，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跟着他刘长太有钱有势有女人玩，却还贪得无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又去脚踩两条船，跨到另一个集团里去。这次也不知他是哪一件事发。流氓罪？诈骗罪？贪污行贿罪？诬告诽谤罪，横竖他哪一件都沾边，也可能是几罪并发。尽管这小E在他们哥儿们中排在最末一个位置，甚至最末一个位置也排不上，说得确切一些，他不过是一个跑跑腿的角色，但是他知道的机密甚多，知道哥儿们的隐私太多，他们就不得不提防一些。有人说这小E够朋友讲义气，不是一个软骨头，绝不会出卖他们的，劝刘长太稳坐钓鱼台；刘长太也相信这个估计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他们纪律严明，谁如果做了叛徒，绝没有好果子吃。他也曾考验过小E，几次都证明这家伙是个货真价实的硬汉子，所以他没有必要紧张，而且即使事发，他也不怕，看他们敢把他怎么的！不过，最近风声较紧，有人把物价上涨，归罪于公司热，公司多，说有许多公司是皮包公司，买空卖空，投机捣把，哄抬物价；有的人还在分配问题上大作

文章，说什么他们是巧取豪夺，以权换钱，利用关系，鲸吞别人的劳动果实，转眼之间变成暴富，是极大的分配不公；最后甚至又追到了“高干子弟”的头上，还给他们找来一顶新的可怕的帽子，叫什么“官倒”，说是腐败的表现。弄得领导层里也议论纷纷，意见不一。

这时，有人劝他“事临头三思为妙，怒上心一忍为高”，“退一步天高地阔，让三分心平气和”，他才不听这一套呢！笑话，允许“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办公司，甚至刑满释放的份子也能办公司，高干子弟反倒不能办公司了？首都有议论，省城有议论，那就去市县、去中小城市发展呗，那里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了，而且小地方的人见识少，正好由他纵横捭阖。

说巧也巧，正打瞌睡就有人送来枕头。江湖市郊区一个亿元乡，想走出农村打进城市，在市中心盖一座豪华的高级宾馆，可是他们虽然有钱有人，却少权少势，和市里打了半年多交道，图章盖了几十个，办酒请客吃了几十桌，礼物大包小包送了无其数，可仍旧八字没写成一撇。因此他们慕名而来，邀请刘长太做他们的董事长，或者挂名总经理。刘长太没想到自己的名声在江湖市会这么响，想了大半天才明白其中的奥秘。前年他爸爸还在位时，他去过一次江湖市，下榻在青河饭店，刚放下东西梳洗完毕，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就来看他，晚上市长还设宴招待了他。消息传出，他当然名声大振。他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力量，认准一定能办成这事，便一口答应下亿元乡的要求。不过，他又趁此机会提出一个



建议：“我看这样吧，我们正想在江湖市办一个群益五金电器公司，干脆我们联合起来，让事情办得更顺利些！”

刘长太所说的“我们的群益五金电器公司”，还是受了另一件事情的启发。那天，他在一个小时内接到两个电话，都是人家托他购买彩色电视机的，开始要求进口的彩电：索尼、日立、东芝、三洋、菲利浦，哪一种都行，只要是进口货。后来又降低了一些要求，没有原装进口的，只要是国外零件，国内组装的也行。电话里的声音娇滴滴，嗲兮兮，他不能不答应：“价钱不便宜，时间也可能要长些！”他采用了缓兵之计，先稳住对方再说。

谁知对方听了这含糊其辞的答复竟已十分满意：“好的，好的，只要能买到进口货，或者改装的，我们就先付钱，然后慢慢等好了！”这回答使他想到借别人的资本来做生意赚大钱的主意。目前彩色电视机虽说紧俏得很，但这难不了他，省城的电视机厂和C市的电视机厂的领导人他全认识，凭他一张条子去，弄个百儿八十台的还成问题么？至于办公司的合适人选问题，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贾强。贾强颇有经营管理能力，而且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只要给他做一个副总经理还愁他不服服贴贴为他出力卖命。刘长太现在急需要钱，钱，钱！有了更多的钱，也就会更有权更有势，到时候才能实现他周游世界、人生如梦需尽欢的理想。

原来他是早就可以出国的，他爸爸给他在美国在日本都找到了经济担保人，愿意提供经费，负责联系介绍学校，让他出国留学。可是他各门功课都不行，尤其是外文过不了